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九

武九

宋徑山能仁禪師住持嗣法慧日禪師巨蘊聞上達

答王教授

大授

不識左右別後日用如何做工夫若是曾於
理性上得滋味經教中得滋味粗師言句上
或九
得滋味眼見耳聞處得滋味舉足動步處得
滋味心思意想處得滋味都不濟事若要直
下休歇應是從前得滋味處都莫管他却去
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著意看若著意不得
撈摸不得轉覺得沒欄柄可把捉理路義路

心意識都不行如土木瓦石相似時莫怕落
空此是當人放身命處不可忽不可忽聰明
靈利人多被聰明所障以故道眼不開觸途
成滯衆生無始時來爲心意識所使流浪生
死不得自在果欲出生死作快活漢須是一
刀兩段絕却心意識路頭方有少分相應故
永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茲心意識豈
欺人哉頃蒙惠教其中種種趣向皆某平昔
所訶底病知是般事颺在腦後且向沒巴鼻
處沒撈摸處沒滋味處試做工夫看如僧問

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尋常聰明人纔聞舉起便以心意識領會博量引證要說得有分付處殊不知不客引證不容博量不容以心意識領會縱引證得博量得令會得盡是觸體前情識邊事生死岸頭定不得力而今普天之下喚作禪師長老者會得分曉底不出左右書中寫來底消息耳其餘種種邪解不在言也密首座宗杲與渠同在普融會中相聚盡得普融要領渠自以爲安樂然所造者亦不出左右書中消息今始知

非別得箇安樂處方知某無秋毫相欺今特令去相見無事時試令渠吐露看還契得左右意否八十翁翁入場屋真誠不是小兒戲若生死到來不得力縱說得分曉和會得有下落引證得無差別盡是鬼家活計都不干

我一星事禪門種種差別異解唯識法者懼大法不明者往往多以病爲藥不可不知

答劉侍郎李

示諭臘月三十日已到要之日用當如是觀察則世間塵勞之心自然銷殞矣塵勞之心

既銷殞則來日依前益春猶寒矣古德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此箇時節乃是黃面老子出世成佛坐金剛座降伏魔軍轉法輪度衆生入涅槃底時節與解空所謂臘月三十日時節無異無別到這裏只如是觀以此觀者名爲正觀異此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未免隨他時節遷變要得不隨時節但一時放下著放到無可放處此語亦不受依前只是解空居士更不是別人

又

吾佛大聖人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沉博地凡夫耶居士既是箇中人想亦常入是三昧昔有僧問一老宿世界恁麼熱未審向甚麼處回避老宿曰向鑊湯鑊炭裏回避武九曰只如鑊湯鑊炭裏作麼生回避

三

曰衆苦不能到願居士日用四威儀中只如此做工夫老宿之言不可忽此是妙喜得効底藥方非與居士此道相契此心相知亦不肯容易傳授只用一念相應草湯下更不用別湯使若用別湯使令人發狂不可不知也

一念相應草不用他求亦只在居士四威儀
中明處明如日黑處黑如漆若信手拈來以
本地風光一照無有錯者亦能殺人亦能活
人故佛祖常以此藥向鑊湯鑪炭裏醫苦惱
衆生死大病號大醫王不識居士還信得
及否若言我自有父子不傳之祕方不用向
鑊湯鑪炭裏回避底妙術却望居士布施也
答李郎中似表

昧却脚跟下快活自在底消息邪見之上者
和會見聞覺知爲自己以現量境界爲心地
法門下者弄業識認門頭戶口歎兩片皮談
玄說妙甚者至於發狂不勒字數胡言漢語
指東畫西下下者以默照無言空空寂寂在
鬼窟裏著到求究竟安樂其餘種種邪解不
在言而可知也沖密等歸領所賜教讀之喜
慰不可言更不復叙世諦相酬酢只以左右
向道勇猛之志便入葛藤禪無德山臨濟之
殊法眼曹洞之異但學者無廣大決定志而

師家亦無廣大融通法門故所入差別究竟
歸宿處並無如許差別也示諭欲妙喜因書
指示徑要處只這求指示徑要底一念早是
武九
刺頭入膠盆了也不可更向雪上加霜雖然
有問不可無答請左右都將平昔或自看經
教話頭或因人舉覺指示得滋味歡喜處一
四
時放下依前百不知百不會如三歲孩兒相
似有性識而未行却向未起求指示徑要底一念
子前頭看看去覺得轉沒巴鼻方寸轉
不寧帖時不得放緩這裏是坐斷千聖頂顛

處往往學道人多向這裏打退了左右若信
得及只向未起求指示徑要底一念前看看來
看去忽然睡夢覺不是差事此是妙喜平昔
做底得力工夫知公有決定志故拖泥帶水
納這一場敗闕此外別無可指示若有可指
示則不徑要矣

答李寶文

茂嘉

向承示諭性根昏鈍而勉修持終未得超
悟之方宗杲頃在雙徑答富季申所問正與
此問同能知昏鈍者決定不昏鈍更欲向甚

處求超悟士大夫學此道却須借昏鈍而入
若執昏鈍自謂我無分則爲昏鈍魔所攝矣
蓋平昔知見多以求證悟之心在前作障故
自己正知見不能現前此障亦非外來亦非
別事只是箇能知昏鈍底主人公耳故瑞巖
武九
和尚居常在丈室中自喚云主人公又自應
云喏惺惺著又自應云喏他時後日莫受人
謾又自應云喏喏古來幸有恁麼榜樣謾向
這裏提撕看是箇甚麼只這提撕底亦不是
別人只是這能知昏鈍者耳能知昏鈍者亦

不是別人便是李寶文本命元辰也此是妙
喜應病與藥不得已略爲居士指箇歸家穩
坐底路頭而已若便認定死語真箇喚作本
命元辰則是認識神爲自己轉沒交涉矣故
長沙和尚云學道之人不識真只爲從前認
識神無量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前
所云借昏鈍而入是也但只看能知得如是
昏鈍底畢竟是箇甚麼只向這裏看不用求
超悟看來看去忽地大笑去矣此外無可言
者

答向侍郎

上

示諭悟與未悟夢與覺一一段因緣黃面老子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謂至人無夢非有無之無謂夢與非夢一而已以是觀之則佛夢金鼓高宗夢傳說孔子夢奠兩楹亦不可作夢與非夢解却來觀世間猶如夢中事教中自有明文唯夢乃全妄想也而衆生顛倒以日用目前境界爲實殊不知全體是夢而於其中復生虛妄分別以想心繫念神識紛飛爲實夢殊不知正是夢中說夢顛倒

中又顛倒故佛大慈悲老婆心切悉能徧入一切法界諸安立海所有微塵於一塵中以夢自在法門開悟世界海微塵數衆生住邪定者入正定聚此亦普示顛倒衆生以目前實有底境界爲安立海今悟夢與非夢悉

武九

六

皆是幻則全夢是實全實是夢不可取不可捨至人無夢之義如是而已來書見問乃是宗杲三十六歲時所疑讀之不覺抓著痒處亦嘗以此問園悟先師但以手指曰住住休妄想休妄想宗杲復曰如宗杲未睡著時佛

所讚者依而行之佛所訶者不敢違犯從前
依師及自做工夫零碎所得者惺惺時都得
受用及乎上牀半惺半覺時已作主宰不得
夢見得金寶則夢中歡喜無限夢見被人以
刀杖相逼及諸惡境界則夢中怕怖惶恐自
念此身尚存只是睡著已作主宰不得況地
水火風分散衆苦熾然如何得不被回換到
這裏方始著忙先師又曰待汝說底許多妄
想絕時汝自到寤寐恒一處也初聞亦未之
信每日我自顧寤與寐分明作兩段如何敢

開大口說禪除非佛說寤寐恒一是妄語則
我此病不須除佛語果不欺人乃是我自未
了後因聞先師舉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
忽然去却礙膺之物方知黃面老子所說是
真語實語如語不誑語不妄語不欺人真大
慈悲粉身沒命不可報礙膺之物既除方知
武九七
夢時便是寤時底寤時便是夢時底佛言寤
寐恒一方始自知這般道理拈出呈似人不
得說與人不得如夢中境界取不得捨不得
承問妙喜於未悟已前已悟之後有異無異

不覺依實供通子細讀來教字字至誠不是
問禪亦非見詰故不免以昔時所疑處吐露
願居士試將老龐語謾提撕但願空諸所有
切勿實諸所無先以目前日用境界作夢會
了然後却將夢中底移來目前則佛金鼓高
宗傳說孔子真兩楹決不是夢矣

答陳教授

臯

此道寂寥無出今日邪師說法如惡叉聚各
各自謂得無上道咸唱邪說幻惑凡愚故某
每每切齒於此不惜身命欲扶持之使光明

種子知有吾家本分事不墮邪見網中萬一
得衆生界中佛種不斷亦不虛受黃面老子
覆蔭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刹是則名為報佛
恩然亦是不知時不量力之一事也左右既
是箇中人不得不說箇中事因筆不覺及此

耳

答林判院

瞻少

示諭求一語與信道人做工夫既看圓覺經
經中豈止一語而已哉諸大菩薩各躋自所
疑處發問世尊據所疑一一分明剖析大段

分曉前所給詰頭亦在其中矣經云居一切

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

不加了知此語親切最

於無了知不辨真實老漢昔居雲門菴時嘗頌之曰荷葉團團似鏡

菱角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

花蝶飛但將此頌放在上面却將經文移

來下面頌却是經經却是頌試如此做工夫

看莫管悟不悟心頭休熟忙亦不可放緩如

調絃之法緊緩得其所則曲調自成矣歸去

但與沖輩相親遞相琢磨道業無有不辨者

祝祝

答黃知縣餘

收書知爲此一大事因緣甚力大丈夫漢所作所爲當如是耳無常迅速生死事大過了一日則銷了一日好事可畏可畏左右春秋

鼎盛正是作業不識好惡時能回此心學無上菩提此是世界上第一等難容靈利漢五濁界中有甚麼奇特事過如此段因緣趁色力彊健早回頭以臨老回頭其力量勝百千萬億倍老漢私爲左右喜前此寫去法語曾

時時觀看否第一記取不得起心動念肚裏
熱忙急要悟纔作此念則被此念塞斷路頭

永不能得悟矣祖師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

放之自然體無去住此乃祖師吐心吐膽爲
人處也但日用費力處莫要做此箇門中不

容費力老漢常爲人說此話得力處乃是省
武九力處省力處乃是得力處若起一念希望心
求悟入處大似人在自家堂屋裏坐却問他
人覓住處無異但把生死兩字貼在鼻尖兒
上不要忘了時時提撕話頭提來提去生處

自熟熟處自生矣此語已寫在空相道人書
中請同此書互換一看便了得也

答嚴教授九

真寶到不疑之地者如渾鋼打就生鐵鑄成
直饒千聖出頭來現無量殊勝境界見之亦
如不見況於此作奇特勝道理耶昔藥山
坐禪次石頭問子在這裏作甚麼藥山云一
物不爲石頭云恁麼則閑坐也藥山云閑坐
則爲也石頭然之看他古人一箇閑坐也柰
何他不得今時學道之士多在閑坐處打住

近日叢林無鼻孔輩謂之默照者是也又有
一種脚跟元不曾點地認得箇門頭戶口光
影一向狂發與說平常話不得盡作禪會了
似這般底喚業識作本命元辰更是不可與
語本分事也不見雲門大師有言光不透脫
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
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
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爲法
執不忘已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
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子細檢點來有甚麼

氣息亦是病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爲
極致而雲門返以爲病不知透過汎身了合
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煙自知不著問
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所以云真實到不疑
之地者如渾鈉打就生鐵鑄成是也如人喫
餬飽時不可更問人我飽未飽昔黃檗問百
武上丈從上古人以何法示人百丈只據坐黃檗
云後代兒孫將荷傳授百丈拂衣便起云我
將謂汝是箇人這箇便是爲人底樣子也但
向自信處看還得自信底消息絕也未若自

信底消息絕則自然不取他人口頭辨矣臨濟云汝若歇得念念馳求心與釋迦老子分別不是欺人第七地菩薩求佛智心未滿足故謂之煩惱直是無你安排處著一星兒外料不得數年前有箇許居士認得箇門頭戶

口將書來呈見解云日用中空豁豁地無一

物作對待方知三界萬法一切元無直是安

樂快活放得下因示之以偈曰莫戀淨潔處淨處使人困莫戀快活處快活使人狂如水之任器隨方圓短長放下不放下更請細思

量三界與萬法匪歸何有鄉若只便恁麼此事大乘張爲報許居士家親作禍殃豁開千聖眼不須頻禱禳偶晨起稍涼驀然記得子卿道友初得箇入頭時尚疑恐是光影遂將從來所疑公案陀照方見趙州老漢敗闕處卷九

不覺信筆葛藤如許

答張侍郎

子

左右以自所得瞥脫處爲極則纔見涉理路入泥入水爲人底便欲掃除使滅蹤跡見宗果所集正法眼藏便云臨濟下有數箇菴主

好機鋒何不收入如忠國師說義理禪教壞人家男女決定可刪左右見道如此諦當而不喜忠國師說老婆禪坐在淨淨潔潔處只愛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此外不容一星兒別道理真可惜耳故宗杲盡力主張若法性不寬波瀾不闊佛法知見不亡生死命根不斷則不敢如此四楞著地入泥入水爲人蓋衆生根器不同故從上諸祖各立門戶施設備衆生機隨機攝化故長沙岑大蟲有言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前須草深一丈情人

看院始得既落在這行戶裏被人喚作宗師須備衆生機說法如擊石火閃電光一著子是這般根器方承當得根器不是處用之則揠苗矣宗杲豈不曉瞥脫一椎便七穿八穴是性懲所以集正法眼藏不分門類不問雲門臨濟曹洞鴻仰法眼宗但有正知正見可以令人悟入者皆收之見忠國師大珠二老宿禪備衆體故收以救此一類根器者左右書來云決定可刪觀公之意正法眼藏盡去除諸家門戶只收似公見解者乃是若爾則

公自集一書化大根器者有何不可不必須
教妙喜隨公意去之若謂忠國師說挖泥帶
水老婆禪便絕後則如巖頭睦州鳥曰汾陽
無業鎮州普化定上座雲峯悅法昌遇諸大
老合兒孫滿地今亦寂然無主化者諸公豈
是挖泥帶水說老婆禪乎然妙喜主張國師

計九
答徐顯謨推山

無垢破除初不相妨也

左右頻寄聲妙喜惿只是要調伏水牯牛捏
殺這猢猻子耳此事不在久歷叢林飽參知

識只貴於一言一句下直截承當不打之遼
爾據實而論間不容髮不得已說箇直截已
是糾曲了也說箇承當已是蹉過了也況復
牽枝引蔓舉經舉教說理說事欲究竟耶古
德云但有纖毫即是塵水牯牛未調伏猢猻
子未死縱說得恒沙道理並不干我一星兒
事然說得說不得亦非外邊事不見江西老
宿有言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決
欲直截擔荷見佛見祖如生冤家方有少分
相應如此做工夫日久月深不著起心求悟

水牯牛自調伏糊獮子自死矣記取記取但向平昔心意識湊泊不得處取不得處捨不得處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看時不用將平昔聰明靈利思量卜度擬心思量十萬八千未是遠莫是不思量不計較不擬心便是麼咄更是箇甚麼且置是事

答楊教授

芳侯

左右彊項中却有不可思議底柔和致一言之下千了百當此事殊勝若不間於彊項中

打發得幾人佛法豈到今日非有般若根性則不能如是盛事盛事示喻欲來年春夏間棹無底船吹無孔笛施無盡供說無生話要了無窮無始不有不無巴鼻但請來與這無面目漢商量定不錯了這話又承需道號政欲相塗糊可稱快然居士故真淨老人云快然大道只在目前縱橫十字擬而留連便是此義也某在長沙作久住計左右他日果從此來則林下不寂寞也

答樓樞密

不識別後日用應緣處不被外境所奪否視
堆案之文能撥置否與物相遇時能動轉否
住寂靜處不妄想否體究箇事無雜念否故
黃面老子有言心不妄取過去法亦不貪著
未來事不於現在有所住了達三世悉空寂
過去事或善或惡不須思量思量則障道矣
未來事不須計較計較則狂亂矣現在事到
面前或逆或順亦不須著意著意則擾方寸
矣但一切臨時隨緣酬酢自然合著這箇道
理逆境界易打順境界難打逆我意者只消

一箇忍字定省少時便過了順境界直是無
你回避處如磁石與鐵相偶彼此不覺合作
一處無情之物尚爾況現行無明全身在裏
許作活計者當此境界若無智慧不覺不知
被他引入羅網却向裏許要求出路不亦難
武九十四

乎所以先聖云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便是這
箇道理也近世有一種修行失方便者往往
認現行無明爲入世間便將出世間法彊差
排作出世無餘之事可不悲乎除夙有誓願
即時識得破作得主不被他牽引故淨名有

言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姪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姪怒癡性即是解脫若免得此過於逆順境界中無起滅相始離得增上慢名字恁麼方可作入得世間謂之有力量漢巴上所說都是妙喜平昔經歷過底即

今日用亦只如此修行願公趁色力彊健亦入是三昧此外時時以趙州無字提撕久久純熟蓦然無心撞破漆桶便是徹頭處也

又

日用工夫前書已葛藤不少但只依舊不變

不動物來則與之酬酢自然物我一如矣古德云放曠任其去住靜鑑覺其源流語證則不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處拈出呈似人不得唯親證親得者略露目前些子彼此便默默相契矣示諭自此不被人謾

武九

十五

不錯用工夫矣大槩已正樞柄已得如善牧牛者索頭常在手中爭得犯人苗稼薦地放却索頭鼻孔無撈摸處平田淺草一任縱橫慈明老人所謂四方放去休攔過八面無拘任意遊要收只在索頭撥未能如是當緊把

索頭且與順摩持淹浸工夫既熟自然不著
用意隄防矣工夫不可急急則躁動又不可
緩緩則惺怛矣忘懷著意俱蹉過譬如擲劍
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昔嚴陽尊者問趙州一
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嚴陽云一物
既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
嚴陽於言下大悟又有僧問古德學人奈何
不得時如何古德云老僧亦奈何不得僧云
學人在學地故是奈何不得和尚是大善知
識爲甚麼亦奈何不得古德云我若奈何得

則便拈却你這不奈何僧於言下大悟二僧
悟處即是樓樞密處樓樞密疑處即是二
僧問處法從分別生還從分別滅滅諸分別
法是法無生滅細觀來書病已去盡別證候
亦不生矣大段相近亦漸省力矣請只就省
力處放教蕩蕩地忽然啐地破繫地斷便了
千萬勉之

答曹太尉

功顯

宗杲雖年運而往矣不敢不勉彊力以此事
與衲子輩激揚一日粥後撥牌子輪一百人

入室間有負命者上鉤來亦有咬人師子以
此法喜禪悅爲樂殊不覺倦亦造物見憐耳
左右福慧兩全日在至尊之側而留意此段
大事因緣真不可思議事釋迦老子曰有勢
不臨難豪貴學道難非百劫千生曾承事善
志九
知識種得般若種子深焉能如是信得及只
這信得及處便是成佛作祖底基本也願公
只向信得及處覲捕久久自透脫矣然第一
不得著意安排覓透脫處若著意則蹉過也
釋迦老子又曰佛道不思議誰能思議佛又

佛問文殊師利曰汝入不思議三昧耶文殊
曰弗也世尊我即不思議不見有心能思議
者云何而言入不思議三昧我初發心欲入
是定如今思惟實無心想而入三昧如人學
射久習則巧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
十六
我亦如是初學不思議三昧繫心一緣若久
習成就更無心想常與定俱佛與祖師所受
用處無二無別近年叢林有一種邪禪以閉
目藏睛觜盧都地作妄想謂之不思議事亦
謂之威音那畔空劫已前事纔開口便喚作

聊謝不敏而已

落今時亦謂之根本上事亦謂之淨極光通
達以悟爲落第二頭以悟爲枝葉邊事蓋
渠初發步時便錯了亦不知是錯以悟爲建
立既自無悟門亦不信有悟者這般底謂之

謗大般若斷佛慧命千佛出世不遑憇悔左

武九

十七

右具驗人眼久矣似此等輩披却師子皮作
野干鳴不可不知某與左右雖未承頻接論
此心已默默相契多年矣前此答字極不如
禮今專遣法空禪人代往致敬故不暇入善
思惟三昧只恁麼信守信意不覺葛藤如許

音釋

歎

補過切

口

如各切正作諾

提

鳥點切

也

承領之辭也

悞

鳥點切

也

拔

苗心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卷第二十九

永樂北藏

大慧普覺禪師語錄

第一五六冊